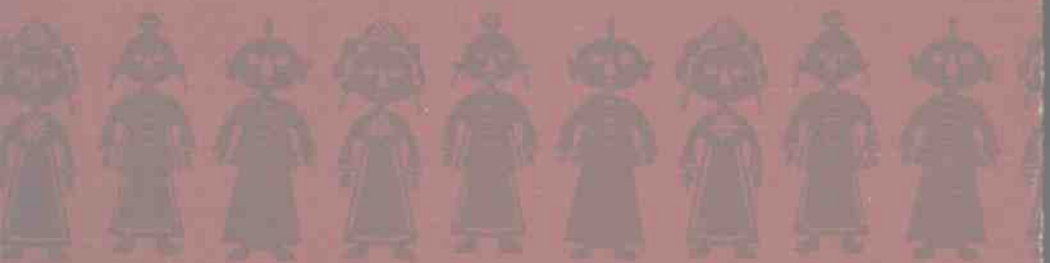




主编◎路 地 关纪新

当代满族 作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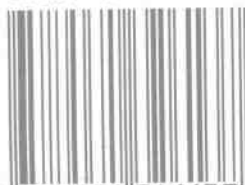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当代满族 作家论



ISBN 7-5313-2613-2



9 787531 326137 >

ISBN 7-5313-2613-2

定价：20.00元 精装：42.00元



主编◎路 地 关纪新
ZHUBIAN LUDI GUANJIXIN

当代满族 作家论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地, 关纪新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满族作家论/路地, 关纪新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613-2

I. 当… II. ①路…②关… III. 满族—作家评论—中国—当代②满族—作家评论—中国—现代
IV. I 207. 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62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字数: 50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20.875 插页: 2

印数: 1—1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 平

封面设计: 冯少玲

责任校对: 白 光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平装定价: 37.00 元 精装定价: 4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民族文学大家庭里的一片风景

——代序

孙玉石

一朵素馨的小花

长在花园的一隅

只有单一的白色

叶儿也不甚绿

透过了千红万紫

独有它跳进我的眼里

原来浓色过多了

淡雅却成了最美的

——路地《小花》

这本描述近一个世纪中国当代满族作家的批评文集《当代满族作家论》，厚厚的一摞书稿，压在我的手里，已经有几个月了。答应写的序言，一直没有动笔。自己心里总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当我接到路地先生寄自我的故乡的委婉的催稿来信，感觉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拉下去了，于是随即放下手头很紧急的活儿，决心动手写这篇序言。这时候，我开始有些踌躇了：是匆匆地草就

一些应付的话，赶紧交差了事，还是认真浏览一下这些文章，看看自己能说出一点什么属于自己的感受？

当我开始进入阅读，走近每一个发自生命深处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心里渐渐减少了几分轻松，而开始认真，严肃，兴奋，沉重，甚至激动起来。面对这些发自每个作者心灵深处的色彩各异的批评家、研究者与作家严肃对话的声音，我感觉自己不能偷懒了。我几乎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读完了已经送给我的稿子里的全部文章。在这些批评对象与批评者水平并不十分整齐的文字里，我发现自己所承担的，是一个远远超出我想象所及而又是激起我开始进入再一次认真思考的话题。

一个曾经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历史创造过无数辉煌的民族，当它的文化发展与它的整个体制一起走向急速的衰落之后，他们的子孙后裔，经过一个时期的沉寂，会不会以自己新的独有的姿态和声音，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折磨、苦难、牺牲、扭曲、探索与创造精神的时代里，奉献出自己的祖先所拥有的智慧与才华，用文学的形式呈现一个古老与新生的民族的幽远的灵魂，为整个中华文化奋然的前行历史，送出一份再造的辉煌呢？

读了这里的一些批评文字所涉及的满族文学创作的部分业绩之后，回顾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里的种种曲折和磨难的经历，异常艰难的挣扎与民族意识再次觉醒以后的起飞，我们可以面对远去的历史这样说：我们远没有创造出像祖辈拥有的那份值得骄傲的辉煌，然而我们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企盼！

在这份历史的评说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与沉思读到这样的事实：在我们贫弱的祖国和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灾难的严峻时刻，一些活跃于冰天雪地和白山黑水的满族的文学家们，与其他民族的精神创造者们一起，用自己的生命和笔，无私无畏地拼搏于黑暗与光明交战的生死线上。他们奉献出自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文字，显示出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也将自己年轻的生命

和鲜血，永远写在风雨飘摇的白山黑水之间，写在我们的祖先们千百年来的生息开拓的土地上。我这里首先想谈到的，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壮烈牺牲的青年作家金剑啸和田贲烈士。他们牺牲的时候都还正是花一般的年华。他们没有完成的自然生命与创作生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曲永恒的悲歌。我们非常感谢满族老作家关沐南，他用自己的真情和敬意，为二十六岁就英勇就义的满族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作传。非常感谢评论家白长青，他为只有三十三岁就牺牲了的年轻诗人田贲烈士所写下的可以镌刻青史的那些文字。读到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北门外刑场，打翻敌人在枪杀他之前端给他的酒和馒头，昂首阔步走向裹尸的苇席，仰天怒笑慷慨赴义的悲壮情景，我不禁潸然泪下。论文学的价值，他们血写的文字，大都可以说是未成熟的幼苗；论人生的价值，他们作为文学家应具的历史责任感和人生品格却为后来者提供了永远的启示。像他们用血写的生命诗篇一样，他们留下的每个字都永远那样发烫，鲜红！

许多有这样历史责任感与人生品格的满族作家，在争取民族生存与解放、反抗黑暗与压迫的激流中，以生命投入时代斗争的激流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字发出个性纷呈的呼唤。这里评论的现代满族文学的开辟者与奠基者的语言大师老舍；创作了《开不败的花朵》这本曾经是我中学文学启蒙时期一本珍爱的小说的作家马加；最早创作出东北抗日题材小说《万宝山》的作家李辉英；“东北作家群”中以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舒群；跟着生命的艰苦一起探索艺术创造之路，自称“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的“大地之子”、“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端木蕻良；以写东北满族大家庭世家没落知识分子命运，东北抗日联军题材著名，根据他的短篇小说《冰上》在六十年代初改编成电影《冰雪的金达莱》，并由此更为我们所熟知的老作家关沐南；以话剧《槐树庄》而引起多少观众心灵对于

远去历史的呼应的剧作家胡可；以荣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电影《中华儿女》而著名的女作家颜一烟；多年来惨淡经营他的微型小说，给我们送来难得的一份生活里蕴藏的哲理与美的沉思的作家许行，还有丁耶、胡昭、路地、中流等老一代作家，他们都是先后从滚滚的历史烽烟中走来的。这里的评论，展示了这样的文学风景：他们与其他许多现代作家们一起，不同程度地品味着抗争苦难和肉搏黑暗带来的痛苦与欢乐，承担了人生道路与历史曲折酿造的辛酸与重负。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创作经历就构成了一部诉说不尽人生磨难与艺术创造的历史。有的人，如我们所尊敬的满族文学大师老舍先生，像屈原一样，以生命自沉于灾难年代的寂寞绝望的“死水”。有的人，沉冤于种种摧残生命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沉默无语中度过了最为宝贵的岁月。那些遭受灾难与未曾遭受灾难的作家，在恢复了真正的创作自由的空间之后，或已经苍老，或已逾中年。他们在夕阳期中送出的很少哀伤的文字说明，对于个人生命和民族命运的忠诚与坚贞有着另一番美丽。

这里用得上批评家佟明光引用诗人中流“归来的歌”中唱出的朴实的诗句：“站立/是一棵树/倒下/还是一棵树。”（《火烧木》）这也使我不得不提起论文集中王科论述诗人路地的文章，我真实地感觉到他的敏锐笔触，怎样透过一个诗人的磨难，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灵魂。他说，路地这一棵“晚熟的稻子”，在他的这个时期送出的诗歌里，带给我们一些更深的思考。他粗略却准确地勾勒出诗人心灵的风景区。诗人在命运的波峰浪谷里颠簸了一生：悲欢离合，五味俱在。通过诗的多棱镜，映出了他对七彩人生的更深沉的思索，使我们窥见了这位诗人负重的心灵运行，风雨如磐的人生里程。我们和我们的前辈人的确经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无数个风浪的摧残与锤击。我们与路地一样地渴望宁静，渴望春天的繁花与黄昏的晚霞。让人为制造的风涛浪涌永远沉睡也许不只是一代人的企盼。路地这样隽永的诗句，

我读了一遍就已经进入了记忆的永远。他在《走在浪尖上》中如此唱道：“老奶奶/小孙孙/还有两只山羊/走在河冰上/脚下/是沉睡的浪，浪若醒了/他们/正走在浪尖上。”我还不能不在这里特别说到，我是带着怎样辛酸的心境欣赏佟明光所写的那篇非常动情的鲁野、康启昌论的文章。这是写一对历尽沧桑苦难，进入或已逾中年前后结为伉俪的满族作家。文章以富有诗情的笔调，论述了他们在散文创作中如何莫逆于心，携手探索的足迹。“白首不坠青云志，总把黄昏当黎明”。他们较早就清醒地在创作中提出并实践破除杨朔的模式，向吟咏性情富有鲜活的灵魂与个性的散文勇敢拓进。佟明光文章中睿智地给我们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细节：鲁野病逝后，康启昌在痛苦的凝思中写下的一篇动人的纪念文字《等着我，一起漂流》，这里记述了鲁野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的，不是别的，居然是他们在一次结伴旅游中的开船的时间：“不是七点钟的船票吗？怎么还不动身？”一张曾经写满他们快乐与逍遥，写满了爱的甜蜜与欢歌的船票，竟成为一种说不尽的象征，一种丧失了许多宝贵生命时光的人所拥有的多少爱，多少殷切的期待，多少让渴望创造的生命急促上路的象征。

比较起来，随着共和国诞生而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晚生的一代或新近出现的满族作家，就多了一份幸运。他们或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迈进艺术创造的天地，或进入新时期之后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创作自由的空间与氛围。他们的无论属于什么生活领域的题材，无论采取什么样形式的艺术探索，大都得到了读者或是批评界的关注。这里所选入的文字，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作家李云德，从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个《鸡蛋》开始，到七十年代里多卷本的《沸腾的群山》的问世，为满族作家涉足工业题材留下了浓彩重笔的画卷。他的这部小说描写我国北方的工业重镇鞍山钢铁公司由恢复到建设历程的奇迹，当时就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它很快被译成日文，获得了域外的赞誉，他也因此被称之为“揭开奇迹之谜的人”。李万武论述的孙春平小说，为我们突现了这些小说具有的严肃意义所体现的信念与坚守：坚守现实主义，坚守信仰生活是文学的源泉；题材的丰富多类，崇尚“他人意识”与和谐美的礼赞。这些，在当今社会竞赛着属于非文学的那种“尖锐”和“深刻”的大潮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然而对于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创造却是多么弥足珍贵。他面对“守旧”的责难声，一点也不着慌，一点也不生气。他站在自己多彩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拥有无限的权利和资格这样说：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没有时髦与过时。曾镇南写于九十年代的论于德才的小说，从具体分析一个短篇《焦大轮子》入手，全面考察了这位满族作家的小说近十年的创作历程。他为当代文学创作所贡献的新的人物与生活界面，他的关注现实生活的热诚，他的评判丑恶现象所显示的现实主义创作拥有的生命力与艺术活力，同时也指出他的挥霍自己，艺术描写不够谨严苛刻的缺憾。丛黎明的《直面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着意揭示林和平小说的创作意识。他从方法论的视角，追踪作家如何以新写实的姿态实践对生活的原生态的描写。他从本体论价值论角度，把握作者怎样探讨了一些被改革大潮搅和起来的人物，怎样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于精神价值意义的追求，表现人的创造自身价值的生命动态流程。让人们在自我毁灭、完善、扭曲的性格中，在悲剧性的灵魂工程探索中，得到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王科的《李惠文论》，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来自辽西走廊的满族农民作家近四十年的创作风采。他在新时期后送给读者的《莫测姻缘》等几部长篇小说，在滚滚历史风云中展示的各种人物性格和满族风采。满族是一个富有叙事才华与审美情趣的民族。小说创作由于《红楼梦》的出现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赢得了不朽的声誉。老舍那些远播世界的小说，这些作家和后面将要叙述的探索满族题材的小说近一个世纪的创作成就表

明，这个民族在这方面的创造才华，已经和将会得到承传和发扬光大。

这个集子说明，满族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付出了自己耕耘的汗水。吕铁人的文章，介绍了老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张少武，他虽已年近七旬，一生却都在弯下腰和孩子们说话，在他的充满童心与童趣的各种体裁的创作里，随处可以摸到他那颗为孩子们真诚跳动的心。另一位年近七旬的儿童诗人佟希仁，用他高水平且数量颇丰的儿童诗歌创作，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张淑贤的《他，吹奏自己的芦笛——佟希仁创作论》一文，从审美情趣、满族情结与世界眼光，构思与语言等几个层面，分析了的儿童诗创造的成就。阎纯德的论文，则在柯岩创作道路的论析中，评介了她的充满活力、理性与诗情的儿童诗和其他抒情诗作。还有胡昭的《雁哨》、《响铃公主》等儿童诗集，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亲切的回响。这些作家贴近孩子的精神劳动，填补了二十世纪里中国现代满族文学或一个领域的空白。

近三百年清代满族的文化历史中，诗词的创作是一个异彩纷呈的部分。纳兰性德、西林太清的诗词创作成就与才华，已经得到学人的认同、赞誉而被写进了多民族文学历史的长卷。在近八十年的新诗发展中，一代又一代的满族诗人，同样以自身的才华与创造活力，为时代与民族的振兴，为个人精神与美的灵魂的铸造，为个人心灵与精神世界美的展现，唱出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民族大家庭的多彩歌声。丁耶、胡昭是我非常尊敬的老一辈诗人。他们几十年的创作，为诗与现实人生关系进行了不倦的探索。无论是丁耶的《外祖父的天下》、《大江东去》，还是胡昭的《金达莱花》、《草原夜景》、《山的恋歌》，都为我们这一代喜欢诗歌的人所熟知。胡昭先生馈赠我的诗集，至今为我所珍藏。佟明光也是一位年逾六旬的满族老诗人。满族散文家康启昌写的佟明光论，使我们看到他充满想象与神奇的文学世界：他一定是在那些

不可思议的白山黑水里悟到了某种宗教的暗示。回归生命的地平线是他生命和艺术的依托点。他的有些作品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而是“写人世的生死大海，爱之长河”。他的满族题材与风情的典型诗篇《桦皮船》，描绘了神奇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使努尔哈赤的子孙在大兴安岭的大森林中找到自己歌唱的灵感与诗学的天地。“少了几分儿女情/多了几分风云气”。它确实使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位族胞对山水的特殊感乃源于满族祖先对山水自然的依赖。”他不囿于传统，以年轻人一样的勇气，努力开拓出适应新的审美制约的现代风气来。沈奇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的文章《裂变与再生》，是很有见地的。他以犀利的目光，深邃的认知，“进入了牟心海诗歌创作的阅读与审视，欣喜地找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三十年代末出生，六十年代开始写作，同龄诗人大多已淡出诗坛，而牟心海“却于新诗潮的影响下重新出发”，“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体制性话语的困扰”，“步入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艺术新境地”。诗人依靠长途跋涉的脚力，不间断地进行探索并坚持创作，从而在当今诗坛获得了令人赞许的成就。这就是牟心海有别于其他诗人的“裂变与再生”。彭金山的《匡文留及其西部女性诗》一文，颇有说服力。匡文留以其高扬“西部、女性、满族”的鲜明旗帜，活跃于诗坛，备受瞩目。“黄河是她永不背叛的‘情人’”，构筑了她的西部风情诗。她用“野性的大西北”，抒写“女人性、女人味，达到了极致”，使我们看到了“充满矛盾的生命个体，一个真实女性的金色人生”。而“这一艺术个性秉承了民族的血缘”，这一点是论者的发现。读满族诗人匡文留的诗，“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战场滚滚尘烟中所向披靡的马蹄，听见了回荡在白山黑水间那劲健的旋律”。冯景元的《白金的诗 诗的白金》描述这样一位富有个性的探索者的足迹：“诗的痴迷而不知出者”的白金，有怎样一番几十年里坚忍地在“枯燥无味”的工业题材领域的诗歌峰峦上攀登的历程。他的心

和他的诗都厚重而沧桑。诗人兼诗歌评论家晴川的《丁晓翁论》，用颇为潇洒的笔调，从承传传统与意象经营的视角，论述了“喜欢真挚，并以真挚去写诗”的丁晓翁的诗作。特别是他的《山川走马》等为代表的山水诗，进行着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将故事本体与诗人灵感结合的探索，怎样由吟咏乡村人情风俗走向在祖国大山水的境界里别开蹊径。在千年不改的山水风物和古老的爱情的题材里，能够悟出新的气象与新的意境来。他的创造怎样使诗人与读者在一个个全新的艺术空间里，获得前所未有的惬意和自由感。文中引用了明人胡应麟语：“古诗之妙，专术意象”。这里借用一下。宗鄂的评鹭所论郎恩才的诗集《相信童话是真的》，揭示了一个“童话”背后真实的谜底：那些具有强烈理想色彩的童话乃是诗人追求的一种理想超越的境界。来自内蒙草原的老诗人戈非，给我们带来了从工厂、矿山，草原到城市的宽阔领域里吟唱的歌声。他的六十年代送出的《白云鄂博诗抄》，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他的诗里对于美和音乐性的追求，显示了对于新诗自身在走向读者接受中与古典诗歌深层联系与内在回归的渴望。奎曾的《他的诗没有皱纹……》一篇批评文字，展示了戈非三十二年的创作历程和辛勤探索。聂作平的《巴音博罗诗歌解读》，张扬了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悲怆四重奏》所展示的不妥协、不媚俗的写作，它所揭示的全部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一向疲弱的诗坛表明了，在程序化和模式化的诗意消解的时代，坚守自己灵魂的家园和诞生那种逼近人心的、充满生命的盐分与铁质的诗歌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位诗人从骨子中有一种苍凉的不归依感和灵魂的漂泊无栖感，他选择了苍凉，悲壮，博大，恒久的沉重有怎样的美学坚守的意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非常兴奋地读到了一位青年评论家关于华舒的诗歌评论这样一篇很有才气的文字。他文字的表达和他思考的特异一样吸引了我的注意与尊敬。这是诗歌创作与诗

歌理论混乱的潮流中难得的一份清醒，富有诗意的叙述中充满哲理的沉思。这篇批评文字题目叫《理性的坚守者》，作者是丁宗皓。他在朴素而隽永的不长的文字中，给我们提出了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也是中国文学创作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现实话题：“人们在精神上所无法承受的一切，仅仅来自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历史中重现的再也简单不过的贫富差异。它的外现是有目的的复制了一段历史实况，但却破坏了在那些乌托邦年代里所构筑的理性框架，在这样的情状下，一个诗人是否能拿起笔，拿起笔是否还有精神涌到纸上，几乎成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门槛。一些人类的根本的、也是古老的品质是否还要坚守？一个诗人如果坚持这样的诉说是否会形单影只？这如同滚滚向前的人流中，却有一个或几个人正逆向而来，他们与人流擦肩接踵，只能侧身擦肩而过，人流在他们身后只留下一片笑声。这是诗歌的不幸与孤独。”华舒的诗歌写作发出的，就是这样的不幸与孤独的“精神坚守者”的声音。文章论述的华舒的诗，怎样一直在寂寞中复述着社会生活和人性中渐渐流逝的光辉。他触摸一个饱经沧桑者的深邃而简练的目光，期待大地归于平静之后，他的诗里吟咏的这些失去的光辉的理性，将会不只在诗里，而且在人性里得到重建。评论文字高屋建瓴地勾勒了华舒诗歌创作走过的十几年心灵的历程，揭示出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里，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诗人在穿越商品经济时代时可贵的内心世界——一个智者应该具有的理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决不只属于一个人！

论到满族作家的现代散文创作，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鲁野、康启昌的散文探索以外，许多作家都有涉笔于此中值得称道的成绩。但在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的作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赵玫和她那些优美的文字。北京的一次满族文字创作颁奖会上有幸见过这位获奖作者并陆续读了她的作品。这里所收入的胡艺珊的论赵玫的女性散文《一本打开的书》，带我们进一步走进她的艺术

世界。文章告诉我们，赵玫的散文，以诗意的情绪化的“独语”与“诉说”为特色。里面充满了爱心与沉静，有明显的诗人的情愫与私人化写作的倾向。她的探索意识是很清醒的：将小说的生活与艺术世界给了公众，将散文的世界留给了自己。作者自己喜欢散文中包含的那种“至善至美的情愫”。她的散文给予我们的，也是这样一个诗意葱茏的艺术美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有美，也有丑恶的东西。在民场与官场一样的物欲横流的今天，丑恶更成为引起强烈憎恶而又如吸盘一样粘在许多人们的身外与灵魂上的秽物，不可拂去。有些作家更喜欢向许多丑恶现象与灵魂，投出神圣的憎恨，同时也在陈列与展览丑恶，以获取一些卑微心理的迎合的快慰。任何的选择都是作家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人生最需要的情感还是美。人的生活里，如果没有了美，没有了“至善至美的情愫”的一片纯洁的天空，那将会是人的精神世界最可怕的情景。对于一些作家选择挖掘和诉说自己和别人追求的灵魂的美丽，我总是抱着非常的敬意的。我相信赵玫的散文所以会永在人们心灵的一隅闪光，原因就在这里。

进入满族文学作家对于自身民族文学特色的独特探索和创造这样一个艰难的话题，似乎有很多话要讲，但似乎又很难说出什么新意来。好在这本论文集的首篇文章，关纪新关于老舍的许多精辟论述，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上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

怀着浓厚的满族情结，全心关注于二十世纪满族文学创作的当代学人关纪新，他自己的满族文学研究历程与成果，他的《老舍评传》的成就和价值，在尹虎彬的《直挂云帆济沧海——当代满族学人关纪新的学术轨迹》一文中，已经做了论述。这里所要谈及的，是他在老舍等作家的研究中所探索与阐发的现代满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些观念。就老舍研究来说，他突破了一些简单的在作品中寻找民族生活痕迹的思维和方法，进入从纵深精神联系的层面来思考问题，这样就将正在走向民族同化这个大趋向中少数

民族文学作家研究的视界拓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从考察和叙述满族怎样在特殊的政治机制、生活境域与文化融合里，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景观：“艺术化了的民族”——境遇的贫困与文化化的“阔绰”，已经成为京城下层满族人民生活的事实。从这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老舍作为一个现代满族大作家“京腔京韵”的艺术个性形成的渊藪，同时成了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而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源。也是从此出发，他论述了老舍以幽默手法写悲剧，与满族的历史悲剧生活熏陶之间的深层关系，以及老舍的创作中由此获得的内在的民族文学特质。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他吸收融化前人和异域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关系的三种类型的理论构想。这就是，第一种，“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就是以坚守本民族的文化抵御异质文化的影响；第二种，“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即在吸收与融和自身文化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化，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创造新的民族文化；第三种，“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这是一些完全在他民族文化环境中生长，没有在做任何回归努力，割断了自己与自身民族文化特性联系的作家们的创造。第三类作家，因失去了民族文学的典型位置，已经被历史所淡忘。第一类作家，有过开拓的业绩，但同他民族文化没有互动的内在机制，缺乏时代气息与创新色彩，也不能走入民族文学的中心。惟有第二种类型的作家，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又具有与他民族文化接受、对话的特色与渠道，展现了民族自我超越意识与文化交融中深层次的自省意识，构成新时代里多元民族大家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文学探索的主潮。属于这一类型代表的老舍所开辟的以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为主的“京味小说”，已经超出满族作家的范围，渐渐形成一个更广泛的作家群体探索的文学潮流。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满族作家赵大年的创作，就是进入八九十年代承传与发展老舍文学脉系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在更加

开放的时代里的创作，既探索深层的民族性，又不囿于情绪化的民族意识，既吸收世界优秀文学成果，又不被一些时髦潮流所湮没，既葆有浓厚的京味色彩，又将“京味”进行更高的提炼与升华，在推进京味满族小说创作发展中做出了独特的一份贡献。

属于这个潮流的探索者，无论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或者两者错综交叉建构，成为这二十年里满族文学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最鲜艳的亮点。这种在民族意识与现代生活结合下开掘的尝试，早在马加一九三五年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祖先》里，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声音：他的小说通过一个东北老人对后辈的嘱咐，表达了对自己祖先的崇敬心情：“在那白山黑水间，埋藏着先人的坟墓。过去曾有过一个时期，代表着关东城的兴旺。几千个愚昧的生命从黑暗中发现了光明，他们强悍地、勇敢地、勤劳地、时刻不停地开垦着关东的土地。”“孩子，你们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血统……你应效法我们的祖先，崇拜我们的祖先，重唱我们祖先唱过的歌曲，在那歌曲中你可以发现最真挚的感情，最纯洁的光辉。”这些祖先的“歌曲”的重唱和再造，在新时期的文学里，有了更加丰实的收获。

这里首先应该说到的是我的友人朱春雨。他的长篇小说《血菩提》可以视为这种满族文学题材探索最杰出的代表。本书所收的批评家何镇邦所写的评介《血菩提》的文章，是作家送给满族文学发展的一份厚重礼物得到认同的一个标志。写过《山魂》、《亚细亚瀑布》、《橄榄》等小说的春雨，用他的才情和生命给人们送来的这部长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满族文学发展一个高峰性的代表。批评家以他的艺术体悟和敏感，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在探索满族历史与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一部小说是作者“浪漫的满洲”系列之一。写的是蓄藏最久，属于他独有的又最具民族特色的题材。小说提供了浪漫满洲与满族历史与民族的画卷。它“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让人们看到繁衍在神